

# 說郛卷第八十二

道山清話 一卷

道山先生

李常爲言官言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且言安石遂非喜勝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思以口舌以文厥過以公論爲同乎流俗以憂國爲震驚朕師以百姓愁歎爲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僉議爲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經籍傳會其說且言理財用而不由仁與義不上匱則下窮矣臣自知朝夕蒙戮不憚開垂閉之口吐將腐之舌爲陛下反覆道之凡數千言上覽之驚歎再三撫諭曰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從前無臣僚說得如此分明待便爲施行明日安石登對神宗正色視安石昨覽李常奏豈不悞他百姓安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狀笑而不對神宗愈怒遂再問之安石略陳數語人不聞安石所言何事但見上連點頭曰極是極是常

之奏竟不見降出常後對人言不知安石有甚狐媚厭倒之術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數十問  
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  
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辟除外邪其說出于道家者流故修養  
之人多叩齒不聞以是爲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中叩齒非禮  
也

唐明皇名隆基故當時改太一基爲基至今因之不改何也予嘗  
兩入文字不報

秦觀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首于所居一隱壁間予  
因問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  
金之名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于  
其上遂因以爲名閎之信然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媒瀆得其中者鮮矣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甄甓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于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樂石蠹尾銀鈎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况復鐫裁代甄甓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黃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頡字頡之後名頡之黃庭堅魯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云老病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恐或犯公家諱字爾

遵自諱謹大夫知永興軍卽除樞密副使

斯舉又作黃絛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曰曰黃絛襖子出矣

子瞻嘗言韓莊敏對客稱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有中使于慈聖殿傳宣慈聖起着背子不開門但于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

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肯開門納中使

王陶爲中丞劾韓琦曾公亮不押班有背負芒刺之語參政吳奎言不押班蓋已久來相承寢成廢禮非始于二人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用背負芒刺跋扈之語且言陶天資險薄市井小人巧詐翻覆情態萬狀邵安簡亢反攻奎言陰陽不和咎由執政奎乃言由陶所致所言顛錯奎遂罷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于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于是也吾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劭上書極言時政且言奸聲亂色

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于此神宗乃遣一二內侍于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止予謂縱物色得其言如何敢舉于上前劉貢父嘗對人言內官如聽得只道是尋常之談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戚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曰幕官者公初不知之胡爲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柏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韓持國爲人尊嚴方重每兄弟聚話玉汝子華議論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爲也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慶曆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上遣內侍諭皇后貴妃使閉閣勿出后聽命不出貴妃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獨梁相識適厲聲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契丹遣使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樞密院共議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怨隙梁莊肅曰此易屈爾但答曰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

丹亦彼國號無故而自去非嘉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有欲中傷官吏者至自熱其所居罷免者紛然時邵安簡爲提點府界縣鎮寨公事廉得其事迺請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勿坐自是絕無遺火者遂著爲令

仁宗時王文正公爲諫官因論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動呼內侍官使各賜錢三百貫令卽今便搬出內東門文正謂不須如此之遽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見涕泣不忍去則朕決不能去之既而上卽閒說漢唐間事又言太宗黜李勣使其子召用大是人思慮來喜見于色忽內侍來奏云已出內東門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廢郭后也臺臣論列尙美人上曰隨卽斥去矣豈容其尙在

宮中也上之英斷如此盛矣哉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

予一日在陝府官次中見一官員與人語話因及守將怒一孔目官始效守將奮髯抵掌厲聲之狀次又作孔目官皇懼鞠躬請罪之狀至於學傳呼杖直之聲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帶在衆中坐忽叱曰是何輕薄舉止一坐驚笑後問知是蔡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呂大防因講筵言及前代宮室多尙華侈本朝宮殿止有用赤白前代人君雖在宮禁中亦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正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于罷黜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尙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皆祖宗

家法陛下不須遠法前代只消盡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宮中笑謂左右曰呂相公次第甚好

微仲爲人剛而有守正而不他輔相秦陵八年朝野安靜宣仁聖烈上仙因爲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觀文知穎昌時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既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國史以李之純爲中司來之邵陽畏虞策爲諫官范祖禹俞執中呂希純吳安詩或主誥命或主封駁皆附會風旨以濟其欲時監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張商英連上疏交攻之微仲遂落職猶知隨州秩等攻之不已至循州安置未踰嶺而卒人頗冤之

程伊川嘗言醫家有四肢不仁之說其言最近理下得仁字極好館中一日會茶有一新進士曰退之詩太孟浪時貢父偶在坐厲聲問曰風約一池萍誰詩也其人無語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于左右給事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培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于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塊然鏗鏘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吃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則幾時近得飯吃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隄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常秩之學尤長于春秋或問秩孫復之學何如秩曰此商君法耳步過六尺與弃灰于道者有誅大不近人情矣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毀弃民間日近所鑄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實之言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鉞兒磬兒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曰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數月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

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卽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神宗朝韓子華爲中丞劾奏宰臣富弼人言張茂先爲先帝子而弼引爲管軍鄭公丐罷子華亦待罪仍牒閣門更不稱中丞及不朝參今中書密同諫議以爲管軍人無間言絳欲以危言中傷大臣事旣無根徒搖衆聽兼絳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官于是子華削職知蔡州子方亦請外知荆南兩敕過門下何剡知封駁事封還子方乃留

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刃尙或可拒以詛則其可免乎竟殺之

張堯佐以溫成之故復除宣徽使唐質肅時爲御史裏行爭之不可以得求全臺上殿不許求自貶不報于是劾丞相并言事官皆

附會緘默乃又援致舊臣帝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子方猶立殿上梁莊肅爲樞副曰宰相豈御史薦耶叱使下殿殿上莫不驚愕相視于是貶春州別駕又改英州宰相諫官明日亦皆罷逐

真宗不豫荆王因問疾留宿禁中宰執亦以祈禳內宿時御藥李從吉因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帝服藥爾輩敢近木圍子高聲以手中熱水潑之從吉者自言與李文定是族人仁宗旣卽位從吉使其徒乘間言于上曰頃時先帝大漸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執恐有異謀因八大王取金盂熱水李迪以墨筆攪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藥卽時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見孟中黑水便不會根究翰林司且渲筆在熱水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八大王纔到禁中便要出去却是嬖嬖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卽去直是無此事必是李從吉唆使爾輩來說上卽位未及一年英悟已如此

予少時嘗與張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云度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也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

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姪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命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徧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

西人皆作吼音

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

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俄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秦觀南遷行次郴道遇雨有老僕滕貴者久在少游家隨以南行  
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槃跚  
策杖而至視少游嘆曰學士學士他門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  
了恁地自家做甚來陪奉他門波波地打閑官方落得甚聲名怒  
而不飯少游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奈  
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  
似以發大笑也

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宮詩自言凡爲人寫了三四十本矣

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囚其  
人于獄具奏于朝上覽其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卽令釋之  
後其兵輒死上頗疑焉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  
是病也又從而禁繫安得不死又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  
大用輒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

元符三年立賢妃劉氏爲后鄒至完上疏言不當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爲妻况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于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僚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先帝在位動以五帝三王爲法今陛下爲五伯之所不爲者哲宗讀至此震怒詔浩言多狂妄事實不根除名勒停新州羈管當時人見至完之貶太峻而未見其疏遂有士人僞爲之者不樂至完者錄其僞本以進有商王桀紂之語言至完外以此本矯示于人以邀名其實非也上愈怒故行遣至完嘗所往來之人甚衆

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昆蟲皆閉關白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飡春來夢何處

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山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一開顏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紆愛之每對人口誦謂是點鐵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嘗問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也嘗阻雨衡山尉廳偶然無事信筆戲書爾寥以紆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焉有是理便如此點鐵

人問邵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胸中滯礙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此亦未爲害但疑心既重則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